



国家安全与情报丛书

总策划◎王吉胜
主 编◎高金虎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情报分析方法论

高金虎 张 魁 著

系统梳理情报分析方法源流
全新构建情报分析流程框架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国家安全与情报丛书

总策划◎王吉胜

主 编◎高金虎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情报分析方法论

高金虎 张 魁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报分析方法论 / 高金虎, 张魁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155-1516-8

I. ①情… II. ①高… ②张… III. ①情报分析—方法论 IV. ① G252.8-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7494 号

情报分析方法论

作 者 高金虎 张 魁
责任编辑 蔡传聪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516-8
定 价 48.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22699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丛书总序 >>>

以情报工作为研究对象，探索情报工作规律，研究改进情报工作途径的学科，在西方称为情报研究，在中国则称为军事情报学。名称不同，本质一致。

长期以来，由于情报工作本身存在着较强的隐蔽性，各个国家对情报机构的活动秘而不宣，其情报档案也不公开，从而影响了情报工作受关注的程度，情报活动成了历史研究中被遗忘的一角。

西方的情报研究，始于1949年美国学者谢尔曼·肯特《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以下简称《战略情报》）一书的出版。肯特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欧洲非洲科的科长，战后一度回到耶鲁重执教鞭，随后担任中央情报局国家评估办公室主任。在《战略情报》一书中，肯特把战略情报定位为战略家制订和执行计划所必需的情报，是身居高位的文武官员保卫国家福祉必须掌握的知识。《战略情报》一书成为美国情报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后，肯特还在中央情报局倡导开展情报研究，以使情报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他的倡议下，中央情报局成立了情报研究中心，创办了刊物《情报研究》，从而为情报理论和情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1962年，美国兰德公司智囊罗伯塔·沃尔斯泰特出版的《珍珠港：预警与决策》开启了情报研究的新领域：预警和情报失误研究。1978年，国际学术界在德国波恩和斯图加特召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的信号情报研讨会议”，推动了情报史的研究。一批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战略学家、国际关系学者加入了情报研究的行列，有力地推动了情报研究。今天，在英语世界，情报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情报研究起步则早很多。早在 2500 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兵圣孙子就写出了著名的《孙子兵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情报学著作。孙子对战略情报要素认识的完备性、情报评估的重要性、情报谋略的微妙性、情报理论的科学性的分析，即便与 2500 年后谢尔曼·肯特的著作相比也不逊色。抗战期间，军统特工郑介民出版了《军事情报学》，书中所勾勒的军事情报工作体系与今日西方的情报研究体系并无本质差别。1988 年以后，多种版本的《军事情报学》和其他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这些著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情报研究学科的发展。今天，军事情报学已经列入了我国研究生与学位教育的学科门类。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即致力于军事情报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涉猎情报研究的诸多领域，并偶有心得。我深感中国的军事情报研究与美国等先进情报大国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理论研究的滞后成为制约中国军事情报工作的重要因素。有感于此，在金城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主编了“情报与反情报丛书”，开始引介西方情报大国的情报研究成果，为这门学科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迄今，丛书已经出版多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得到学术界的热烈反应。

在主编“情报与反情报丛书”的同时，我也开始了对军事情报学的系统思考。我认为，军事情报学主要探讨军事情报工作的基本理论和运用理论，从整体上认识军事情报工作的一般发展规律，揭示军事情报工作的本质，提升军事情报工作水平，更好地服务于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决策。军事情报学的学科体系包括历史研究、思想研究、理论研究、应用研究等内容。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策划了这套“国家安全与情报丛书”，内容涉及军事情报学基础理论、情报历史、情报思想、情报体制、情报分析、战略欺骗等，基本涵盖了情报研究的各个领域。丛书主要记录了我在军事情报学研究领域的心得，反映了我对军事情报工作的认识。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可以推动我国的情报研究，并对改善我国的国家安全工作有所裨益。

高金虎

目 录 >>>

绪论 情报、情报分析及其方法论	1
一、情报	3
二、情报分析	7
三、科学或艺术：关于情报分析的两种情报观	15
四、情报分析的工具	23
第一章 情报分析的方法论基础	28
第一节 实证主义方法论与情报分析	29
一、实证主义方法论概说	29
二、实证主义方法论对情报分析的影响	31
三、实证主义方法论在情报分析中的局限	37
第二节 行为主义方法论与情报分析	39
一、行为主义方法论概说	40
二、行为主义方法论对情报分析的影响	42
三、行为主义方法论在情报分析中的局限	48
第三节 证伪主义方法论与情报分析	50
一、证伪主义方法论概说	51
二、证伪主义方法论对情报分析的影响	54
三、证伪主义方法论在情报分析中的局限	58

第四节 认知心理学与情报分析	59
一、认知心理学概说	59
二、认知心理学对情报分析的影响	63
三、认识心理学在情报分析中的指导作用	66
第五节 辩证唯物主义与情报分析	69
一、唯物辩证法对情报分析的指导作用	70
二、矛盾分析是情报分析的准绳	74
三、透过现象看本质，倡导情报分析方法的综合应用	77
第二章 逻辑思维与情报分析	79
第一节 分析与综合	80
一、分析	80
二、综合	83
第二节 归纳、演绎与溯因	85
一、归纳	85
二、演绎	88
三、溯因	94
第三节 对比与类比	96
一、对比	97
二、类比	99
第四节 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	104
一、历史的方法	104
二、逻辑的方法	107
三、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108
第五节 数学方法的运用	110
一、量化研究的概念与情报分析运用	111

二、模型方法的概念与情报分析运用	121
三、仿真与运筹分析方法	129
第三章 逻辑思维局限与情报分析失误	134
第一节 认知局限及其对情报分析的影响	134
一、问题解决的机制	135
二、知觉、记忆的局限	137
三、对情报分析的影响	139
第二节 导致情报分析失误的思维误区	140
一、思维定势	141
二、认知相符	144
三、选择性认知	146
四、满意策略	148
五、愿望思维	149
六、团体迷思	151
七、镜像思维	154
八、“历史重演”思维	158
九、锚定思维	159
十、线性思维	160
第四章 批判性思维与结构化分析方法	162
第一节 批判性思维概述	163
一、批判性思维的定义	164
二、批判性思维的本质特征	170
第二节 批判性思维在情报分析中的运用	177
一、情报分析中批判性思维的思维结构	177

二、批判性思维对提高情报分析效率的作用	181
第三节 从批判性思维到结构化分析方法	183
一、竞争假设分析法	184
二、结构化分析方法群	187
第五章 情报分析的组织方法	193
第一节 情报分析团队	194
一、情报分析团队的组织特征	194
二、情报分析团队的群体决策	196
三、组织文化和团队情报分析的过程与效率	198
第二节 情报分析的计划方法	201
一、计划拟制的基本步骤	201
二、分析实施的程序与规则	203
三、构建团队	205
第三节 情报分析的流程	207
一、确定情报需求	209
二、分解情报问题	217
三、形成初步假设	225
四、填补情报空白和甄别情报资料	234
五、质疑和验证假设	246
六、检查假设的关键前提	252
七、分析替代方案	253
第六章 创造性思维与情报分析	259
第一节 创造性思维概说	260
一、创造性思维的定义	261

二、创造性思维的特征	262
第二节 创造性思维方法在情报分析中的运用	264
一、联想	264
二、直觉	267
三、灵感	274
四、多向思维	277
五、想象	285
 参考书目	 289

情报、情报分析及其方法论

情报活动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单纯的观察发展到成体系、庞大系统从事的国家安全领域的活动。在情报技术发展和专业化的推动下，在国家安全需求的内涵覆盖不断丰富的牵引下，情报工作变得日益复杂多样，区分出了众多环节，设立专业情报机构、按步骤开展情报工作，已经成为当今情报活动的一个普遍现象。在众多的情报专门工作中，情报分析无疑是最为关键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环：它与技术息息相关，但最终取决于人类的思维活动；它最应当“百分百”满足情报需求，但往往只能提供可能性评估；它是赋予信息增加价值的一环，但也经常伴随着众多的失误而受到诟病。但不可否认，正因为它是将信息转化为情报的必经桥梁，是衔接信息与需求、情报与决策的必然途径，情报分析才成为情报工作的中心环节。高质量的情报分析是情报工作成果的体现，是衡量情报工作质量的标准，也是决策者作出英明决策的前提。^①

^① 这种观念起源于二战时期，主要反映了美国、英国、以色列等国家的情报理念，但在其他国家情况未必如此。情报观不同，将影响到情报工作的整体布局、情报工作价值认识、情报体制构架等，并对包括情报分析在内的具体环节产生不同的认识。

情报分析的重要性自古以来就得到了认同：正确的情报不仅需要缜密的搜集和细致的观察，也更需要通过有效的分析将搜集观察得来的结果转化为正确决策的依据。《吕氏春秋·似顺论·似顺》一文借谋士宁国之口阐述了情报分析的重要性。当别人认为陈国“城郭高，沟洫深，蓄积多”而“不可伐”时，宁国则认为“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赋敛重也，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洫深，则民力罢矣”^①。面对观察得来的同样信息，不同的情报分析人员形成不同的结论，也必然会导致不同的决策，甚至因而影响到国家的根本利益与安全。这不仅说明了情报的重要性，也说明了情报分析的关键意义和挑战性：情报分析不仅是对事实的整理，更重要的是对事实的解读，是通过已知的事实去了解未知的事实和未来的可能。后一种分析需要的是情报分析人员的知识、智慧与实践能力，正如谢尔曼·肯特所说，“依赖于研究人员的评估和逻辑推理能力”^②。为什么同样的信息却有不同结论？原因就在于不同情报分析人员的分析过程、思维和方法不同。高质量的情报分析有赖于情报分析人员运用恰当的方法。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指出：“有了良好的方法，即使是没有多大才干的人也能作出许多成就。如果方法不好，即使有天才的人也将一事无成。”^③情报分析人员运用的方法，是信息转化为情报的关键。这就好比在工厂中，同样的原材料在不同的生产工艺流程控制下，会生产出不同的产品；而在情报工作中，情报分析的方法就是生产工艺流程。换言之，方法是我们解读事实所依赖的工具。

分析人员会运用什么方法，取决于众多复杂而又相互关联的因素：分析人员的经验、类似的分析案例、分析时的环境压力、分析人员掌握

① 储道立、熊剑平：《中国古代情报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101页。

② (美)谢尔曼·肯特：《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③ (苏)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巴甫洛夫全集》第5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版，第17页。

的方法、掌握信息的完整性，等等。仅从方法本身来看，它主要和两个方面相关：一是研究方法本身的演进和应用领域，二是分析人员自身对于研究方法的认识、选择和应用熟悉程度。这两个方面，前者是情报分析方法的客观方面，后者则是主观方面，两者结合，主导了情报分析的过程。当然，分析方法的运用在很多时候不是一种选项，而是分析人员的自觉行为。这就好比我们去超市购物，面临功能相同的两种商品，在对价格、售后服务、品牌等因素进行考虑对比时，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会详细列出一张表格一一对照，而是会出于某种倾向，很自然地更为重视某个或某些因素，这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自己思维习惯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分析方法可以学习，但能否发挥作用，能否变成分析人员一种自觉运用的工具，根本上还要取决于分析人员的思维。因此，从分析人员的角度来看，分析方法的差异并不如分析人员自身思维习惯重要。换言之，思维对于方法具有决定性作用：有什么样的思维，就会倾向于某种类型的方法。

不管从事多简单的分析、整编工作，分析人员总是受到各种思维的支配。但问题在于：他们是受什么样思维的支配？在这样的思维下选择或者自觉运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情报分析方法论关注的，就是情报分析人员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处理、分析信息并得出最后结论。也就是说，情报分析方法论是关于情报分析“怎么办”的学问，而要了解这一点，首先就应当对“情报”“情报分析”等基本概念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一、情报

情报分析工作的目标是生产情报产品，对“情报”的定义理解不同，自然也就会在如何认识情报分析的本质、情报分析过程中包含的具体环节和内容等方面产生差异。由于受自身的倾向、视角、兴趣、目

标、经历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定义者往往会形成不同的概念；而公开的官方定义、情报实践者或研究学者给出的定义，往往更具权威性，也更有影响力。下面列举的都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情报定义。

1. 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经2003年修订): 情报包括对外情报和反情报。对外情报指与外国政府及其部门、外国组织、外国人员的能力、意图或行动或者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相关的信息。反情报指为了免遭由外国政府及其部门、外国组织、外国人员实施或代表其实施的谍报活动、其他情报活动、破坏行动或暗杀或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而搜集的信息和实施的行动。^①

2. 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用户指南》: 情报是对我们周围世界的知与先知，是美国决策者决策与行动的先导。^②

3. 2005年美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能力调查委员会报告: 情报是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知识。它能辅助文职和军事领导人作出更加博闻的决定，准备应对并反制潜在的和正出现的对美国利益的威胁。^③

4.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网站: 情报是按照已知或预期的用户需求，所获取和提供的证据，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④

5. 美国国防部《军事及相关用语词典》: 情报是对有关外国或地区的信息进行搜集、处理、综合、分析、评价和诠释所得到的产品，也指通过监视、调查、分析或理解而获得的有关对手的信息和知识。^⑤

①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 in *Compilation of Intelligence Laws and Related Laws and Executive Orders of Interest to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mmunity* (June 2003, as amended through 25 March), pp.5-6.

②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 Consumer's Guide to 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C: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99), p.VII.

③ The Commission on the Intelligence Capabil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ch 31, 2005), p.582.

④ www.intelligence.gov/2-character.shtml.

⑤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as amended through 9 May 2005).

6. 冯·克劳塞维茨：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

7.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弗农·沃尔特斯 (Vernon Walters)：情报是可能影响我们生活和人民安全的外国的力量、资源、能力和意图方面的信息，通常无法通过公开途径获得。^①

8. 美国“战略情报分析之父”谢尔曼·肯特 (Sherman Kent)：作为一种活动，情报是对某种知识的追求；作为一种现象，情报是由此而产生的知识。知识性是情报的本质属性，在不同的语境下，“情报”的内涵还包括组织、活动。^②

9. 美国情报学者艾布拉姆·舒尔斯基 (Abram N. Shulsky)：情报是一种与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相关的信息，以保卫国家安全利益、应对现实及潜在对手的威胁。^③

10.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马克·洛文塔尔 (Mark M. Lowenthal)：情报是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定类型的信息，是根据情报需求进行情报搜集、分析并（将分析结果）提供给决策者的流程。情报是以上流程的产品。情报通过反情报活动维护上述流程和所获信息的安全；情报是根据合法当局的要求采取的行动。^④

考察上述定义及其他常见定义可以发现，它们不仅在字面上，而且在内涵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分歧最突出的是以下几点：一是情报除了是某种知识、信息或消息外，是不是还应当包括情报搜集、反情报等多个环节的实际工作。一些定义将“情报”等同于“情报工作”，力图将

① Vernon Walters, *Silent Mission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8), p.621.

② 参见（美）谢尔曼·肯特：《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

③ Abram N. Shulsky and Gary J. Schmitt, *Silent Warfare*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Inc., 2002), pp.1-3.

④ Mark M. Lowenthal, *Intelligence: From Secrets to Policy*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12), p.9.

情报实践工作中相应的组成部分和环节包含进来。这也是肯特将“情报”的部分内涵界定为“一种组织、一种活动”的延续。二是情报究竟是“信息”“知识”还是“产品”。将情报认定为某种“信息”的定义，多数强调了情报的本质特征，指出了情报并非是单纯获取的信息或消息，有的还给出了这种信息的作用、范畴等。绝大多数定义都阐明了情报是信息经过加工、选择、分析之后得到的结论。三是情报中所包含的知识范围。一些定义仅仅将“情报”定义为“周围、当前或是敌对国家现在的情况”，属于“已存在的消息”；而另一些定义则不仅仅着眼于现在的事实，也突出情报在阐明未来情况、敌人意图等“未知情况”方面的关键意义，突出了情报的预测作用。

但无论存在何种差异与分歧，绝大多数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情报具有鲜明的目的性，是为保障国家安全、支援军事、执法决策行动或某种特定目的而服务的。对于情报的这种作用，美国学者迈克尔·汉德尔(Michael Handel)作了一个比喻：情报就好像一面放在对手身后的镜子，通过镜子，可以观察到对手手中的牌是什么。^①消除决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洞察对手的实力与意图，尽力塑造一个透明的决策和行动环境，达成对对方的情报优势，是情报的基本职能。这种认识得到普遍认同。

因此，本书认为，“情报”是政府、军队和企业为制定和执行政策而搜集、分析与处理的信息，情报是知识与信息的增值，是对事物本质、发展态势的评估和预测，是制订计划、定下决心、采取行动的重要依据。当然，本书在使用这一定义时，更多指的是其在军事和战略斗争方面的内涵。

^① Michael I. Handel, ed., *Intelligence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London:Frank Cass, 1990), pp. 6-7.